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七十至七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金特

古文集成卷七十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一

辭

秋風辭并序 漢武帝

休齋曰詩變而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詞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因祠后土於汾陰作秋風辭一章凡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詞之權輿乎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

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懐佳人兮不能忘濟曰佳人謂羣臣也。休齋曰此三韻一叶　泛樓船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休齋曰六韻一叶錯雜成章亦楚詞之體也

連昌宫辭　元稹

東萊先生集註

連昌宫中滿宫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

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為余泣小年選進因曽入

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欄干立貴妃召内禁中號太真樓上

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

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荊楚歲時記去冬至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

場屋力士傳呼覔念奴開元天寶遺事念奴者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盼左右帝謂妃子此女妖麗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鍾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過念

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覔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春

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曲名色色龜茲音丘慈轟錄續番樂名李謩擫笛傍宫牆偷得新番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宫明皇次蜀郡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諸工楊氏諸姨車鬭風貴妃三姊帝呼為姨封韓虢秦國三夫人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宫定後六七年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皇帝曰太上皇却尋家舍行宫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宫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

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説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樓名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嬌癡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筝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蚍出燕巢盤鬬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

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説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禄山宮裏養作兒通鑑天寶十載名禄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綉為大襁褓裹禄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洗禄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錢復厚賜禄山盡歡虢國門前閙如市見前汪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凡在相位十九年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羽軌切

今皇神聖丞相明憲宗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延陵懷古辭　誠齋

予假守延陵蓋州來季子之墟也迨暇登城游目四顧慨然想見季子之風烈既而問諸故老古今之士或邑於斯或寓於斯者獨三人焉作延陵懷古辭

延陵季子

荆之溪兮澹以幽惠之山兮雲脩思君子兮不見莽草兮脩脩面句吴兮東而坐背朱方兮北卧齊楚豈不彊而大兮吾王以妥賢於國其無裨兮不曰季子存而吴賀被懵者之覺言兮謂兆亡於遜王弗丕承於考心兮用五湖之輿三江祀太伯其忽諸兮顧龔譽於子臧曾不知民無遜而不立兮自古皆有亡諏屺岵與鋤箕兮疇莫知其重輕若千乗暨簞食兮絜豐約而則明逌躬逢而利怵兮亦幾何而靡爭謂吾札之不懿兮札亦恬

受而茹聲思復思兮君子乾坤毀而日月息兮則君子
之亦死

蘭陵令

密雲兮終風健順閉兮罔寸蹊之通喟葵丘踐土而迹
熄兮剏冀方岐山之輿逢單崇谿以鑄兵兮靡遺蒲於
葷澤燕籆無趾而造齊廟兮楚咤而秦其魄鬬六王於
一說兮微儀衍之古而不國嗟若先生兮雖知時之不
如儲唐虞之故冕兮躅洙泗之敝裾乘方輪與折軸兮

欲先鞭而疾驅豈不家捐而人棄兮載之萬世之耳衢
伊素王兮中都若蘭陵兮聖之徒征九伯而佩六印兮
睎二邑宰而不得俱倘不欲以天球玉磬而貿康瓠兮
嗟爾後死者其舍諸

東坡先生

吹赤壁之月笛兮瞻黄州之雪堂彈湘妃之玉瑟兮織
天孫之錦裳招先生其來歸兮何必懷眉山之故鄉歷
九州而猶隘兮誕寘之祝融之汪酌乳泉以當醴兮餐

茘子以為糧葺榕葉以作屋兮托桄榔之蔭以為堂驅海濤以入硯滴兮挽南斗文星於筆鋩昌黎兮歐陽視先生兮雁行韞不洩兮忠憤炯不揜兮文章乞鏡湖兮九關營菟裘兮是邦予之來兮云暮與先生兮相望視屐跡兮焉在問故宮兮就荒俯仰兮永懷渺山川兮蒼蒼

録蝗蟲辭 孫因

嘗試掇蝗之魁傑者數輩寘于前詰之曰使汝害稼天

螟人螟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為吾民痡也且食民天也汝咲民之天以餓其體膚天將汝誅矣速去毋久居頃之若有印首揚眉趯趯而股鳴者聽之則曰令為害者豈我乎牟人之利以饜已之欲者非蝗乎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非蝗乎利口而邦之覆磨牙而民之毒者非蝗乎故窮奇饕餮虞之蝗也夷羿豷浞夏之蝗也受臣億萬商之蝗也蹶楀家伯仲允聚子周之蝗也齊豹庶其牟夷黑肱春秋之蝗也儀衍申韓楊墨列惠戰國

之蝗也鞅睢斯高翦邯豮欣蝗於秦者也酷吏游俠外
戚佞宦蝗於漢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算也自漢而
下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碩民日益瘠雖唐正觀
開元間號多樂歲蝗未嘗熄也嗚呼其為害三千餘年矣
跼跼躍躍實繁有徒去之復生芟之益蕪其庸有既乎
必有良吏特書屢書而胡獨罪予且夫節按常程無非
急征鬻獄賣判價隨重輕外托公計內為已贏若是者
不謂之蝗可乎囊金櫝帛峙如山岳轉餽苞苴道途盤

錯一莚之費或至千索咀嚼已竭未厭溪壑不稼不穡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昕退朝崇朝退食水珍陸羞映照巾羃是中其誰羔羊正直乘馬從徒呵哄塞衢鳴玉曳履鏘鏘步趨明旦封事問之則無月廪都内錢日廪太倉粟輔郡致醇醴京府餙居屋休問坎伐檀不論鼎覆餗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屯雲百萬耄弱相半問其所工鉞韡皂鍜負米已喘執拳已汗褒衣麗襦市壥嬉媮私第一占終身晏如食粟而已烏知其

餘此冗兵之為蝗也官如傳舍彼長子孫所在朋曹蟄蟄詵詵舞文冒賄齧吾本根幸而臲卼復為官軍此吏胥之為蝗也傑閣廣殿金牓炳煥土偶蒙珠牆壁湧鈿黔首無知禍福驅煽此夷鬼之為蝗也節察防團遥刺等官本待有功豈為養安養安以佚坐縻厚秩率民户百不足供一贓吏斥歸更得真祠豈念祠廩亦民膏脂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乃及僮僕倚勢豪奪飛食人肉鼓吻弄翼道路側目凡此皆人其形而蝗其腹

者也其為民害章章如是若夫惰田之農淫浮之技曳縞之商纂組之女倚市門之子假飾衣冠之士瑣瑣碌碌者尚不與此然則豐年樂歲常有數十百億萬飛蝗在天下齕人骨髓豈特食稻黍而已況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期害稼者遇官吏如魯中牟則不入境遇人主如唐太宗則不為災而彼害民者誰憚而不為邪然則今為害者豈特我邪愚愧其語書以為有位儆焉

録蠹書魚辭　楊億

東萊集註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韓雜詩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書蠹虫生死文字間文字有所残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邪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之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

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天地篇云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孟滕文公下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韓原道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彫鏤文理刓刻典經浮華相淫巧僞相衒劘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脩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

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古文集成卷七十

古文集成卷七十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二

辭

歸去來兮辭并序 陶淵明

五臣註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歲始作

建威參軍由參軍為彭澤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凡為吏者六歲故云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尚為參軍下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耻而耻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懶真子曰淵明之為縣令蓋謂貧爾非為酒也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蓋欲得公田之利以為三徑閑居之資用其非謂旋創田園也諸本云公田之利過足為潤後人以其好

酒遂易為過足為酒遂有公田種秫之説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非種秫時也故凡本傳所載與歸去來序不同者當以序為正

定齋曰 世謂淵明歸去來詞亦得漢𤣥之賦體而為是詞予以為不然賦則漫衍其詞體亦叢雜長卿長於叙事淵雲長於説理張平子而下着意以為之其律愈切而辭愈庳淵明蓋沛然出肺腑中不見斧鑿痕如首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閒又云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疑為二章而了無端緒此如莊列言大道縱横飄忽而其中自有繩削但人不得而窺踏之耳

吟齋夜話云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

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一作無稚子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一作秫足以為酒一作過足為潤

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一作曾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翰曰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而

來事亦可追改謂雖為官今將歸去是追改也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向曰言如人行迷失道路尚未遠可早迴也謂休仕也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良曰日欲暮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銑曰北郭先生妻云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觀濟曰策杖以扶老弱周流而憩息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一有及字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濟曰巾飾也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翰曰謂行舡以尋之駕車以涉之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濟曰帝鄉即仙都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

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銑曰乘化謂乘其運會也

和淵明歸去來辭 并引 蘇東坡

東塾燕談曰 東坡和歸去來辭謂湯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耔蓋用嵇叔夜養生論夫為稼於湯世偏自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出三峯蔡夢弼註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卧江海之澒洞（淮南子鴻濛澒洞莫知其門）弔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觕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帷闔門藩援雖缺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窐罇（窐俞矩切與窊同器空中也）飲月露以洗心飧朝霞而眩頹混客主以為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掊門而折關廓圜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覩治廢井以晨

汲淯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鯇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弊廬復拾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人斗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而反流望故家而永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偶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唐法師成玄英莊子疏序莊子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真人。又劉向列仙傳安期先生

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夜王賜八璧度數千萬出於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舃一量為報曰後年求我於蓬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輙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數十處云謂湯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清詩子瞻和淵明詩一百有九篇賦歸去來之新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和淵明歸去來辭蘇潁濱

予謫居海康子瞻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

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埋家
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盖淵明之放與子瞻
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
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
造物之良非盖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
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非奔心游無垠足
不及門視之若窮挹之則存俯仰衡茆亦有一尊既飯

稻以食肉撫箪瓢而愧顔感烏鵲之夜飛樹三繞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盍捨物而内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于西壘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遊𤓰自閲於牀下息眇緜乎無求閲嵗月而不移或有為予深憂解刀劒以買牛前龔遂傳披蕭艾以為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丘散衆説之糾紛忽冰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

不朽誰知時時不我知誰為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相冬廩之億秭勤春壟之耘耔睎白首之章皾信稚子之書詩若姸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和淵明歸去來辭 張宛丘

子由先生示東坡公所和陶靖節歸去來辭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賦耒慨自憫其仕之不偶又以弔東坡先生之亡終有以自廣也

歸去來兮行世不偶余曷歸其出無所為喜兮舍去而何悲盼一世之無與兮古之人逝莫追求不疚於余義兮又奚恤餘子之是非彼好惡之罔極兮或顛倒其裳衣顧吾涉之已深兮媿哲人之見微吾歸甚安無所事奔既守吾室又杜吾門一氣孔神於中夜存納至和於靈根兮挹天醞於玄尊既充溢于幽闕兮亦粹然而見顔往有坎而茲夷兮昔或危而今安將從他人于西域兮面蘵吏於函關將以一世為芻狗兮廢與興吾厭觀

彼福既之一源兮必茲出而茲還彼自以為無隙兮何異夫石椁之桓歸去來兮吾悲斯人不返兮豈招仙聖與之游昔惠我以好音忽遠去而莫求余曷異於世人兮初為哽塞而增憂彼錢鎛則深藏兮盍視夫巳壑之田疇萬古芸芸共逝一舟半夜而失旦號其丘畏達觀之誚余沛巳泣而不流悟榮名之取憎兮善斯人之獲休巳矣乎萬物之作各其時吾獨與時而去留豈或能力而違之既往莫或追來者尚可期蓋雨暵之在天豈

吾稼之不籽彼蜀雄之必傳作猶媿於書詩嗟身屈而道伸於斯人兮曷疑

和淵明歸去來辭 東萊先生集註 陳瑩中

歸去來兮人生之樂無如歸捨軀命而不保茲明哲之所悲悼前言於既往古駟馬兮焉追語十二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持孤顧以取戮叢一身之百非心耿耿兮如醉淚浪浪兮霑衣情犬馬兮恩厚選曹植求通親親表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命螻蟻兮力微乃瞻帝闕夢馳心奔俯步駑蹇曾嘶君門

筋力已竭皮骨空存煙不染突酒離空尊縱傷戚之盈抱遣飢渴而違顏先衆餒而獨飽非素懷之所安偶隻影而南騖度桂嶺之遥關賴皇明之燭照邁曦娥而監觀逸二

句

稽白刃於槁頸察忠精之枅枅淵明此句云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息心猿之外遊覔波鏡而不得奚泡像之可求聽自他之可幻寂閑忙之兩憂吾既知之矣又將以告乎朋儔事海無際身如輕舟葵轉動以傾日曹植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狐終盡而首丘記檀弓古之人有言

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金百死而不化水萬折而東流審物性之莫奪戒餘習之未休已矣乎岫雲舒卷各有時出者自出留者自留誰能比迹而同之華胥非一途遊寢不可期列黄帝篇黄帝晝寢而夢遊華胥氏之國諒飢穣之莫易聊致力於耘耔感子牟之昨夢莊遜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繼天保而成詩雖死生之事大矣安之若命復何疑

和淵明歸去來辭并引　胡澹庵

子瞻謫居儋耳追和淵明歸去來辭邦衡遷新興亦

追和之東坡以無何有之鄉為家予則以醉鄉為家

雖在嶺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醉鄉吾家奚不歸蓋自賦形於大塊常少樂而多悲念隙駒之忽過驚脫免之難追翁自號曰亡是冠奚名於却非寄天地以為宇何室廬之作衣猶太空之一塵悟此生之甚微樂哉痛飲萬象崩奔驚懼死生皆不及門大道自通非目而存萬壑雕俎百川窪樽盡鯨汲於一吸海揚塵而酡顏固弗知於乘墜亦何有於

危安不南望於冥山奚西出於陽關得壺觴之三昧忘露電之六觀付萬刼於一喘了犀迷於八還既何思以何慮亦無堂而無桓歸去來兮邈無期而獨游如去國之流人返故都兮焉求孰為寢而不夢孰為覺而無憂農人問余以田園視八荒而同疇悠然浮雲汎然虛舟非假道於麴封昌回車於糟丘蝶自適於化城魚相忘於清流任夫物之芸芸獨予心之休休已矣乎是中真樂無盡時萬戶不必須撣留胡為御風欲何之姑射寧

足羨華胥非所期自耕耘於何有豈稊稗之堪耔黙超無眼之禪妙入無聲之詩一云靜不聞於雷霆妙不容於聲詩聊優游以卒歲坦然歸路復奚疑

古文集成卷七十一

古文集成卷七十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三

辭

風雩亭辭　南軒

嶽麓書院之南有曾丘焉於登覽為曠建安劉公命作亭其上以為青衿遊息之地廣漢張栻名以風雩又繫以詞

脊麓山之回隩有弦誦之一宫欝青林兮對起背絶壁之穹窿獨樵牧之往來芟榛莽其蒙茸試芟夷而卻視翕衆境之來宗擢連娟之脩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以旁圍谷窈窈而潛通翩兩翼兮前張擁千峯兮後從帶湘江兮浮淥矗遠岫兮横空何地靈之久閟眆經始乎今公恍棟宇之宏開列闌楯之周重撫勝槩以獨出信兹山之有逢予揆名而諏義爰遠取於舞雩之風昔洙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踸陳其

所秉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鏗然
諒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紆餘夫何有於事功蓋不忘
而不助亦何始而何終于鳶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
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
之是崇嗟學子兮念此遡千載以希蹤希蹤兮奈何盡
務勉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凛戒懼兮寘濛防物變之
外誘遏氣習之內訌寢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
昔人之妙旨可實得於予躬循點也之所造極顏氏之

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於無窮

濂溪辭并序　　山谷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盖十五年所至輙可傳任司理參軍轉運司以權利變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

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廼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

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味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羮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

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間箏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着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游濂溪辭并序 鄒婁

道州城西十五里有村曰濂溪保盖周茂叔先生之

居也先生宦遊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故以濂溪榜書堂示不忘本山谷一世洽聞者也而曰有水發源於廬阜蓮花峯下茂叔樂之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而近世大夫又謂本名廉溪先生子求詩於山谷避其叔父諱遂加以水且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不應媲水以明其廉其說具載九江學宮先生祠堂記以叀覩之俱失也叀糜粟道州考濂溪頗詳因暇日遊焉訪先生之遺迹且悼世人之惑也敢

述以辭

度營川之脩梁兮遡其瀬而走西路平原之瀰迤兮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于荒蹊漸林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犬雞亟引鞭而前望兮萃或尻而或茨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予以濂溪闔民氏而皆周兮本其系之為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祖而占茲後昆出於兵燼兮逢掖湳於牛衣諏先生之所復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其已遠兮曷慰乎我之悲也雲山矗

而崇崇兮豈絶塵之姿也泉石激而泠泠兮抑弦誦之遺乎百卉秀而不枯兮豈道德之輝乎少長羣而不嚚兮抑微俗之未衰乎彷徨乎奚忍偭而去之迻日暮兮既去而猶遲遲幸頽垣與敗級兮存故基而未夷還可耕者數畝兮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檟兮亦夙喪之所規蓋求其他而弗得兮尚矚此而庶幾惟先生之蚤歲兮逢彼百罹奉親學於渭陽兮仕謀歸而願違故湓江之所築兮志此溪於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兮指蓮

峯而實之病後之人迷益遠兮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
安取濂而增水兮由媚容而請詩嘻其本之不靚兮宜
所言之皆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輿於唐之時元
結之刺道兮事率愛奇以滮滜與湞汸兮貢七泉而為
題道之人祖結之故智兮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
類兮爾奚滮滜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兮湞與直亦參
差而不齊故濂者以德而嫓水兮遠矣昔人之所貽先
生之桑梓兮他寓而是思何以療世之惑兮寄鍼砭於

此辭

古文集成卷七十二

古文集成卷七十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四

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子厚

東萊集註　左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冬晉侯圍原原降遷原伯貫于冀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音奚低對曰昔趙衰初危切

晉大夫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東萊批看回互轉換貫珠相似辭簡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先說事因使事起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主意所以承天子植頭要接有力霸功致命諸侯文勢見意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接有力分開鋪叙已着寺人見得出處應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正文公罪輕過了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上說朝與宮下說卿相寺人下四句不合掌所謂異樣不俗承上說雙關回互〇下字好輕過況當其時

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段生下句先理一句亦應卿相大抵如貫珠前既說不謀於卿相到此說疏外）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左僖二十八年）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下字）乃卒定於內豎（與嬖近相應）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換新意好。與政之大者相應）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史齊世家桓公既得管仲脩齊國政桓公始霸管仲病桓公問誰可相者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管仲言豎刁專權公卒豎刁立公子无詭為君五公子爭立作亂）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覲視諸侯也（文勢下字文字好處）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

以敗引。意到語壯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過好換好下文回緩衰既是賢說到此正難解說故以土則大幾句見得有力回互好處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史本傳公孫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以鞅為左庶長後封為商君弘石得以殺望之。緣他好誤了蕭望之傳誤之者晉文公也趣上說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此一段餘意精神。又是一意舉趙衰未為不是問寺人則非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精神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

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外事結切。又是一个意緻結好。事見左昭十九年

楚議宛丘

楚雖三户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卒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覆載以來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怨秦最深怨深者復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韓信議宛丘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余曰韓信為高帝將數年常將重

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為不服然則何為卒反余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失楚也在夫僞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北面而薄其君以謂不足為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夫雄桀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詐韓信彼身

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悶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祖者柰何必從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過數年而定一偽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韓信議　宛丘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鎭鄉之利者不以試薪

售和氏之璧者不以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自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察其非汲汲於求顯得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之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彊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宫人叔孫通

度上所能行而絶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平江南議　宛丘

余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况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吳越威德響震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

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余謂當縳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諒乎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為此言者也

救災議　南豐

東萊批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體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 轉 然百姓患於暴露 轉 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 兩句綱目 二者不易之理也 此一段文字有操縱 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 關鎖破前說。 結前說 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

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應常行字令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作文好散說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開說文字暢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莩之徒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警策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

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下得好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算得分明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

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集會之擾有辨察之煩
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
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轉
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
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
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
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
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

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衆矣（警策）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鬬戰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結生下意 結前生後）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

中以扞游徼之吏不重說盜賊文字有回互强者既嘯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回互況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前說害自此以下說利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說利破有司說。獻策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

其食應則農得修其畎畆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說利害分明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與前相應得劉

向文字體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用者皆保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食足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

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
於畎畆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
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
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
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
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王路徐動
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文字疆內安輯里無囂聲
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

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結不早出此或致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盖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前食貨志唐

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同上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

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寶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指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指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古文集成卷七十三

古文集成卷七十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五

議

舉逸民議　劉龍雲

探射隱伏妄意必得是前識者之詭怪也要之以逹道則躓矣賤近貴遠叱所從說是小智者之私嬰也槩之以公心則屈矣古之人於賢者有一言焉必曰求乎云

爾而未始置疑於前識小智則非以夫幽必詣遠必索然後顯乃可用近乃可得故邪斯舉逸民之意也蓋賢者退藏於深渺如罩罩之魚未易得也潔白不汚如皎皎之駒不徒來也應而非曲徇也出而非虛覲也翔而非苟集也永矢以逝而非不得已也彼將臣之必先賔之彼有饋焉必曰獻焉則何世而無逸民哉則亦無時而不舉矣竊嘗謂潛德之士如五噫之梁鴻三黜之下惠無適而不有彼惟恥與世俗子浪自沽激規巾椭末

利轉徙蠻觸之域是以蟬蛻囂埃謝緣人封而在上者或不得而知之知之或不得而如畱非必高逝獨往皆投淵洗耳徙也亦猶古人藏畔埋民自謂陸沉則豈滓在寛閒之野寂寞之濵也邪然人君之求之也不異乎衆而直取之寡不豐眂㧕邇而先諸振拔之所不逮釋此稔熟之後塵佇彼方馳之來軫則亦逸民者誠在所急故也時無有莘之躬耕則三往之幣聘為虛禮人非傅巖之操築則惟肖之物色為徒飾必有臧丈人之賢

然後可載而與之俱必有南陽之髙卧然後可以起而與之共事彼漢之君甞知此矣至其久也弊卒乘焉武帝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嘆息然猶不免有方朔之尚容光武娶禮於故舊之嚴光勢適然爾未見有助也而樊英楊厚之徒激其頽波至三閲順帝之聘而不少屈李固朱穆以謂處士純盜虚名良亦有由也至於唐人則殆又甚焉士之既文而不既實非士成綺則公文軒之比也徇物而不徇巳非南榮趎則蒲苟得之

類也李渤隱少室韓愈詆以索價高而終南嵩少區區窮絶之域至號仕途捷徑逸民之弊一至於此彼孔子所謂天下之民歸心焉果若是乎國家由祖宗以來士之蔭長松而藉豐草伍猿鶴而輩鹿豕以逸民自占者時有人焉如楊朴种放輩或召而不至或至而爵不留故大中祥符之制曰頒一尺之詔方俟於來庭馳駟馬之車未聞於戒道其急得人乃如是聖上側席拱人惟恐弗及譬猶剖璞窮崖洗去埋蝕披豹蒙霧發彼幽姿

下取文木之彈殘更增青黄之新飾往歲至有徒步由處士而起韻陰者未能閲歲旋見躡文石摩螭頭而廁侍從之列矣士於斯時翕然嚮慕甚於遠壑之赴隆墀一何盛哉迨今盖歷稔矣卒未有嗣其後者豈遂無其人邪且技癢之卜肆不無拔俗之君平末業之魚鹽時有晚出之膠鬲則况萬里之海隅乎直求之未悉爾然賢者耻於自進則惟恐人知而未嘗從人而求知緩於必得則惟恐利合而未嘗赴人而合利東海之濵有賢

人焉吾得而知之然後舉北海之濵有賢人焉吾得而知之然後舉則是知之每審而舉每隨之也旣巳舉之則賢否不待較而明矣方復曹搜伍比角之以無益之空文則猶科舉若也彼來游來歌者能勿望望而驚乎前日之敦遣是巳為今之説也莫若於每歲之終縣委之令而舉諸守州委之守而舉之監司監司於是乎舉而升諸朝朝委二三執政大臣相與諏逮而稽察之信乎其不竅於實也然後即其地給傳遣行亦若古人之

所謂勸駕之為者率一道無一人焉雖勿舉可也率數人而聚一道雖遍舉之亦可也及其用也然猶視是人適事之材否而加舉者之懲勸焉則奇偉拔出之士宜有出而應上之求矣齊之紈楚之綃會稽之竹箭豫章之金鐵陳夏之緜漆窮巴之文梓阿井之沉液與夫丹砂赤箭或生蠻蜒或産儋耳初非近人也惟其人近之是以中國無一物之缺而富家巨室卒取盈焉又況於逸民者乎顧上之人所求如何耳

武功爵議

龍雲

漢高帝提孤劒起豐沛轉戰數百以至摧項籍有天下諸將力也嘗觀夏侯絳灌之屬披荆棘沫霜露用力為多而爵之酬也方在一二計城而十百累級也平陽舞陽視諸將功居最至由中涓列大夫積數年僅得徹侯曾不如黥韓輩計日而王指土而食也由是言之爵賞固自有次第哉無隙可投無巇可抵則辯者滕口而耻說之不見售卧鼓韔弓無與為敵則悍者揚弗氣鷙右

武而憤力之不得行與夫拄功宿名之士喪元没齒而不自以為悔則彼誠有以敺之故也然則漢之議臣請置賞官名曰武功賞爵者豈得為無謂乎蓋勇遺身後者要貲可得而去不以力殉者兆域無從而入死且有激生亦宜然春秋之法與楚者固有不一而足則況積閱之戰士乎昔秦石權尚霸挈國以呼功利孝公接之商君菉之舉其民而頓之必争之地則武功爵其兆也秦人不愛殊死以饕大利今日之陷鋒膏鏑長為不反

之腐骴是乃前日之饕名殊死而拔自上造者也欲使之無死得乎哉蓋其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千石自公士簪裊循緣而上以至徹侯等為二十視功孰多迎受其至譬猶堂有九陛禮每有加則取等而進無不可者故秦卒以并諸侯一天下則斯爵蓋與有力也高帝之始法制搶攘文景因之時惟息肩斯爵不暇講勢則然矣比及孝武承奕世之烈畜毒民之武恚彼胡馬之數窺臨以衛霍之飛將南剪勁越北却天驕于

褭即序之美僅追一二而中國之罷耗與虜畧相當矣彼議者因縣官之觳也乃始請置賞官則賞官之設不獨純寵戰士而止爾利在五千石入也彼抑孰知古人抑縱推挽吏自有術而初不止是邪後世弗究其實一切煩為號名爵列以啓夤跋之隙於是勲階乘之而柱國開府之號每為盈斝則彌非雋矣又況若騎都尉關內侯而方之爛羊者乎昔祖宗西取巴蜀南兠嶺表吳會荆巫以次俱下最後殄并汾撫江左以截九有神武

之所震疊如屈伸肘唯所欲加則武功爵雖未始或用

固不害其為賞功也雖然戰功日多在司勳固所不廢

而昔人之兵法使貪與焉使其終身長不離故處則無

慮悉掉臂引去為閭巷自好人也尚誰肯甘長勞而鶩

危道乎此武功爵宜在所急也若乃賞不視勞爵不酬

能則鬭士體已解矣方復掇拾煩委之號名一切紛更

之為彼不旋日而徼利者果可欺以美觀乎不幸功狀

晻曖怯心之將方得快私欲於一日之去取虛名未移

而實效旋廢是重失衆望未見能飽其貪志者也則漢人之議疑若可緩矣昔之人一避螳怒而士氣百倍一投單醪而衆舉厭足危事之讖固有作其真情者彼所謂爵賞特外之一助耳況號名乎亦因時之宜比次而已矣何必泰

復圜土議　龍雲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欲人之相與適其當也初無意於用刑不幸天下之人時有不出乎善人之

途而後刑將不免則先王於是又有不忍之心加焉猶曰姑教之而勿殺也斯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之意歟說者曰圜主規規主仁蓋以仁本刑者圜土是已傳曰唯強而有力者能行禮然則不能行禮者罷民是已必於罷民言不能行禮則以嘉石之所平者知之故也彼民之生天地實囿其形則疑若有拘而無肆矣其或不能強力是自棄也不能由禮是自放也放棄之民唯收乃可則彼將更自取囿而以拘即拘者也是何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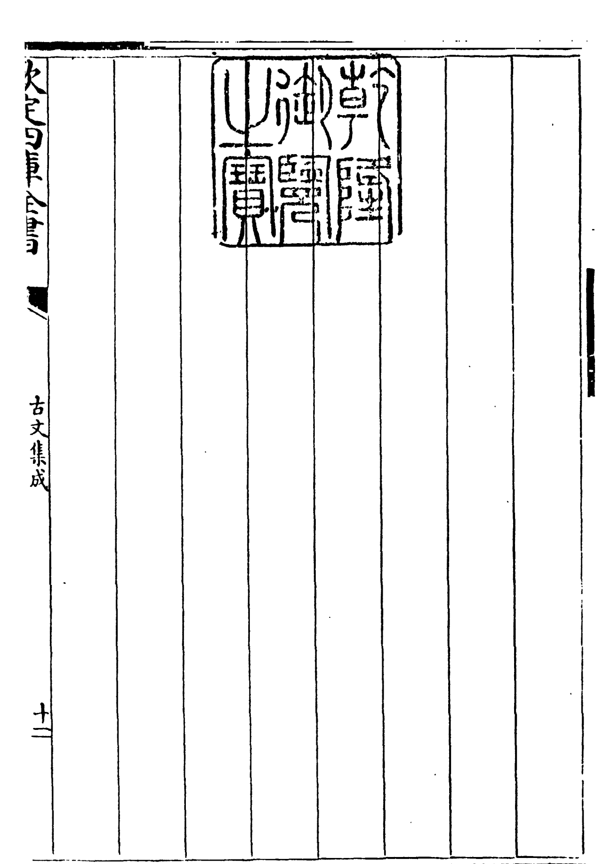
輒肆邪雖欲無怵乎圜土不可得矣不力於事散徙弗常則大司寇於是乎言聚之矣一身之至約而莫知孰置則大司寇於是乎言寘之矣潰如湍水逸如放豚則司圜於是乎言收之矣往而不返流而不止則司救於是乎言歸之矣是圜土之本末也雖然大司寇之所施蓋亦有序焉坐諸嘉石役諸司空聚之圜土如是而已禮之為物譬火在木因鑽顯照棄也弗取是誰之過歟石無知物也且以嘉獲名可以人而不如石乎桎梏之

所取是在我也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焉取而坐之乎坐之而猶以為不足於是又繼之以司空之役矣夫坐以勞矣又況以故取勞哉不為賢已辱矣徒以不能禮而重取辱孰若以禮自克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焉取而役之乎役之而猶以為不足於是又繼之以圜土之聚教之矣先王之於民惡夫置之而不恕然又惡夫恕之而不置也不教而誅仁則吾不知也教之不從而不誅義則吾不知也圜土之法施職不如耻之明刑改而反于國

中猶三年不齒與夫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是殆所謂仁矣而卒不害其為義歟仁遠乎哉義在其中矣義遠乎哉禮名其中矣雖然請因卒其緒說焉嘗以謂禮刑相為表裏者也禮之所去是刑之所取彼其拘之乃終將愛之也其教之也惛然改而知禮則良知良能不鑠於形盤體肆之偽而放僻邪侈之習斯遠矣其教之也惛然改而行禮則力不敢身自愛情不敢家自戾向也愚者之所病不肖者之所拘今也可得而撙節矣夫如

是則勇鬬好犯之氣弭而和樂豈弟之風移一旦擇吉地而投足一旦有涯而尊生彼挂身刑禍之肆而為世大戮者尚誰乎此先王之時所以有賴於圜土為不少而卒之以刑措不用歟故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豈虚言哉末世尅核太至仁不下逮其所以俟民者略方復一切羅取瑕釁僅如析毫洗垢而麗人之辟往往傍及於遷就不辜至號其獄為虎穴則慘亦甚矣語曰畫地為牢義不入亦所居之勢然也然其圜土之

法其可復於今乎曰道德弗明教化弗行悍民之幸愿
民之不幸雖煩為刑禁猶不足以督不勝之奸宄況圜
土乎脫以謂必復圜土然後慊則今之犯流而加役與
夫命城曰牢者去圜土蓋亦無幾矣尚焉取而復之乎
唯上之人講修所以惻怜元元之道謹防範明分守相
與趨嘉會之適而一切接以粲然之至文則禮俗成刑
斯省矣何必一二而追先王之迹哉是以孝文太宗之
治而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則況休明之盛際乎


乾隆御覽之寶

古文集成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七十五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　特

古文集成卷七十五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六

問對

對楚王問　依敷齋批點　增五臣註解　宋玉

敷齋批　此篇設辭先論曲彌高而和彌寡後以鳳凰鯤魚自喻其行能而王不能用也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

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選本有而已二字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選本无此二字

○翰曰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陽春白雪高曲名也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自喻鳳皇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選有足亂浮雲四字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蕃籬蒿草之屬鷃小鳥也言棲於蕃籬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玉自喻

高才人安能知之乃肯輒自為聲譽鯤魚朝發崐崘之墟暴露也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翰曰孟諸大澤名尺澤小水也鯢小魚名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翰曰言亦有大才不可識知者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對禹問 昌黎

敷齋云此篇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

或問曰設辭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

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一作慮）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一云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

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一作禍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

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晉問 八首　柳子厚

迂齋批 晉國之美多矣自山河而兵自兵而馬曰木曰魚曰鹽一節細如一節至於晉文公之霸業盛矣然以道觀之亦何足貴却有一項最可貴者曰堯之遺風也至此則前面所聚可以盡廢此是善占地步一着最高者將地留在後面說譬如買人之善售物者必不肯先將好底出來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 吳子吳武陵先生子厚自謂 先生晉人也晉之

故宜知之（故字下一本有封字者因下文而誤）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猗之（猗舉綺切偏引也）首陽起之黃河迤之（迤潘云迤演爾切邪行也字亦作迆）大陸靡之（大陸澤名靡曼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反張口也）景霍汾澮以經其壖（晉語汪景大也霍山在河東汾澮水名潘云汾符分切澮古外切壖而宣切在河邊地）若化若遷鉤纓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晉）之都居大夫（韓趙魏）之邑建焉其高壯山則騰突撐拒（撐抽庚切○撐拄也拒捍也）聱岈鬱怒（聱五交切語不入岈許加切山深皃與谺同谷中大空）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音豪）終古而不去攫

桼摶齊(攫厥縛切)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覼闟踝户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鳶(鳶同 余專切)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河)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衡夰太華(山在晉之西)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溷㶊沸(濆音汾 房吻切)又鼃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馱(音佚)越委泊涯涘呀呷欱(呼合切)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

差廣野壞裂轟雷怒風撼（戶敢切）鴒（諸韻无本作頷）于巘（音巘）淵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披朋切）淵泙（白明切）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舳艫之所負橦（傳江切）檣之所御鱗川林谿隨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左僖二十八年子犯曰云云）非以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史吳起傳）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音魯太原晉陽縣)之金棠谿(屬蔡州)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即戟字)為矛為鎩(音殺長矛)為鉤為鏑(音的)為鍭(侯候二音矢名)出太白徽蕣收召招搖伏蚩尤旓旓褷褷(山宜切一作祁)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語極工)鑠雲破霄跕(音牒用字工見馬援傳)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

膠角百選犀兕七屬音注見考工記乃使跟超掖夾音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技擊節制荀子齊之技擊威文之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左宣二十二年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馬。左傳所謂屈產之乘。僖二年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蓄焉師師兟兟

（音詵進也）溶溶紜紜轠轠（音雷）轔轔或赤或黄或玄或蒼或淳或駹（莫江切）黲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工）廻食野赭浴川慼浪噴震播灑（音洒）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齒兩切本作敞）怳（許往切）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摶決然坌躍千里相角風騣霧鬣鬜（音燭）山扶壑耳摇層雲腹揹衆木寂寞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

齧齾目相馴聚溲更噓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下沒切蟻雜螽集啾啾潗潗七立切上林賦潗湁鼎沸注謂水激也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靡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谷梁僖二年荀息牽馬操璧御以王良孟滕文下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超以范鞅左哀二十三年軒以欒鍼左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鍼乃掀公以出云云。逐一看它用字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左昭四年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

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木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昌枕切汁也）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岩崖之欹傾磵壑之紆縈淩巑（祖丸切）岏（吾官切）之杪顛潄泉涯之淦（古南切）瀅（音營）根絞恠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柹（音胏古廢切木札也）填層谿丁丁（中莖切）登登硍硍（呂唐切）稜稜若兵車之乘

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淜淜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

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扎嶻捎殺摧崒昨没昨律二切

坱於浪倚黨二切塵也圠音軋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

折史三皇紀伏羲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與祝融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鵾

鸛鶖鶬昆灌秋倉號鳴飛翔貙勑俱切犴音岸虎兕奔觸聾慄伏

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

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郎兀切硉兀危石也兀轉騰冒

没類泰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戲匯音會流雷解前者

汩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揖拉頹踏捽昨沒切首軒尾湏胡動切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湝山觸天既停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崒穿雲蔽日涣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趙武靈王起叢臺見選東都賦注阿房始皇紀長樂未央建章並漢宮名昭陽殿名見選西都賦注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吴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

室不悉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褫（音斯）

福也初既成諸侯叛之（左昭十三年）

先生曰河魚之大魚上迎濤波羅𦋺津涯千里雷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矢用左傳中字縱觀用西漢書字）大罟

斷流脩網亘山罩（都教切四物皆魚器）罶（力九切）罜（張衡西京賦設罜麗注云魚網也音獨鹿唐韻古賣切又胡卦切皆不說是魚網今上文四物皆是魚網當音獨鹿）麗（音鹿）纖社其

閶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

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戶郎切）拔鯨鰭（音耆）戮白黿逐毒蟎吒

馮夷立水湄搜攬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綢繆騰天彌圍掉踔擁蹣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字亦作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摛奇文𤣥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音灼）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虛牙切）嚇（音赫）匍匐復就臠切莫保龍藉甘糅（女救切）五味布列雕俎夙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音緇）鯔鮹鯉鰋鱧（音禮）魴鱮（音叙上聲）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

饜飫腥膏鳥鹵聞膾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令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左成六年云云)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瀰(音彌)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山宜切)流交灌互澍(注樹二音)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潗(即入切)㶇滑汩瀰高掩庳漫

平聲擺冒堁決決没没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伊盈切瀛霈滅水聲偃然成淵漭音莽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田畔一瞬積雪百里䍡語到切䍡胡了切冪羃音密奮僨離析鍛圭槌壁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氷裂雹碎龍嵸洛孔切嵸子孔切見上林賦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形容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音精熠煜螢駭雹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歛合集舉而推之

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溔（戈沼切）乎狂山太白之淋灕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音閭）驘（盧戈切）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楚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左成六年）豈謂是邪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

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霸拔秦破楚襄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左僖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側皆切盟踐土見上注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

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璟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儿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素何切）象（皆尊名）畢出犒勞贈賄卒禮無失六卿理兵（左僖二十七年）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音劣）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

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史年表晉阻三河而平陽堯之所理也通歷堯都平陽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令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

皇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尊堯之至美故如此）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鬬諆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

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冦司冦不理景公名司冦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冦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嚙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摇尾以揮之及

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冠然後司封疆之冠也朝廷之冠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冠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摇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鼷鼠於齊矣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之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事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儕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嚮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

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圻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鎛銚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其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感酸骨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怗怗安卧秦亦猒戰雖鼔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彊吾

亦勇而僨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儺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寒泉子耕於鄗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古文集成卷七十五